

乡愁大理

寻一朵苍山鸢尾花

■ 杨木华 文/图

花要当第一朵。
这是我苍山西坡寻花归来的感受。这天，植物大咖郑海磊老师发来消息说，大理苍山发现一个新物种——苍山鸢尾。据说来自苍山西坡安南后山，颜值很高，问我是否可以带他同行。当然可以。我本爱花，更何况是苍山西坡之花，我自然要一起追寻。

这天我请好友阿端开车直达银甲，然后换乘摩托上山。我骑一辆，阿端骑一辆带郑海磊老师。两辆摩托，就这样轰然上山。山路陡峭，急弯众多，关键是苍苔密布湿滑不堪。我一个人骑都有些心惊胆战，阿端带郑海磊老师自然更是小心翼翼。穿越针叶林阔叶林，即将抵达第一个草坡时，摩托终究受不了那样的路况，我把它停在草甸上，而阿端上到坡顶才停。

坡顶，路一转进入山管，管中各种杜鹃和杂树密布。先到一步的郑海磊老师，早已对着路边的一朵鸢尾花痴痴拍摄。我立即问：“你要找的花吗？”郑海磊老师回答：“是的，是的！虽然只剩一朵，但就是我想拍的那一朵。”一听是苍山鸢尾，我也立即拿出相机，对准那朵浅黄色花朵拍摄。可这朵花，长得实在不是地方。花开高坎边，站坎下拍太低，站坎上拍太险。站远了花小，站近了坎高且久雨之后不稳。我们不断换位位置，把镜头对准那朵浅黄色小花拍个不停。浅黄色的花瓣上，有一些小斑点，与我见过的很多鸢尾是有差别。定名为苍山鸢尾，自然有属于植物学的标准。俯拍，侧影，仰视，当我把想拍的姿势都用完了，才下坎另寻新花。

可走遍附近，只见青翠的叶再不见一朵鸢尾花，人眼一直是密密麻麻的

果荚。我们迟了，如果半个月前，这里一定是一山花开。那天郑海磊老师问我时，我记忆中的鸢尾，是在草坡更高处，这里的鸢尾并没有人过我的眼。这一带的山野，三月映山红花开时，我曾多次抵达。可那时的眼眸和大脑，只独属漫山红遍的古杜鹃，其他物事早已虚化。某一年深秋，阿端几个来这里玩，记得高处还有一片鸢尾，在枯寂的草坡中，叶片独有的焦枯色泽，加上鸢尾丛里的马群，吸引过我的注意。郑海磊老师问我时，记忆中的马群鸢尾自然浮现。

我和阿端过山管向上，而郑海磊老师依旧对那朵鸢尾恋恋不舍。在管南边的草坡脚下，一间牧人的小屋前，一大片苍山鸢尾正畅快生长，关键的关键是，这片鸢尾竟然一箭三花——当然，正是我们要寻的花！

喊郑海磊老师快过来之后，我对着三朵花开拍。这里地势平缓，可以随心所欲地拍摄。蹲下，仰拍消除杂色，只剩下纯粹的鸢尾花，那种透彻的质感，连花瓣上的小黑点，都变得异常可爱，更何况花瓣底部还有小水珠垂垂，可终究少了那种初见的惊喜。拍完我们顺着小路向上，漫漫草坡，紫红的象牙参点缀着碧绿地，金黄的翻白叶星星点点，野草莓用白色的小馒头样果实诱惑我们的舌尖。我们一路说说笑笑向上，今天寻花的目标已经达成，此刻所有的遇见，都是额外的收获。再向上走，说不定郑海磊老师又能发现一个新物种。是的，大美苍山，近年发现了好多个新物种，郑海磊老师就曾独自发现过一个。

在一个小山坳中，又遇见了苍山鸢尾，且顺着草坡凹槽，向上延伸到更高



处。面对那些浅黄色花朵，我们似乎早已见惯不怪，似乎忘记了遇见第一朵时的惊喜。只有阿端热情不减，虽然不爱拍摄，但遇见的每一朵都看一眼。在我们坐下吃东西时，他指着身边的一朵花对我说：“你过来拍，这是果子和花苞同时存在的花枝！”果真，在圆弧形狭长的种球一侧，一朵花骨朵正含苞欲放。咔嚓，我定格下这独特的存在。郑海磊老师说走不动了，于是我们

放弃去我之先见到过大片鸢尾的草甸，转身向下踏上归途。到草坡底部时浓雾散开，回头，一群牛羊在高处惬意啃食，我拿出相机拍下夏牧场的自由惬意，身在红尘中的我，何时可以获得这样的自由？再回到今天遇见的第一朵苍山鸢尾处，我又看了一眼那朵花，那朵来时心心念念羡慕万分拍了又拍的花，此刻早已成为无数朵花中寻常的

一朵，可在我们初遇时，受到我们的百般宠爱。当花要当第一朵！是的，干什么都要勇于争先，用新奇冲击一切。第一，才是王道！可第一，哪是那样好当，后天的拼命努力之外，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加持。鸢尾花的花语是爱的使者，是否第一，于我根本不重要，我只想当一个爱的使者，唤醒爱，传递爱，深深爱……



洱海暮色

熊子军 摄

小道尽头是荷香

■ 李光乾

喜欢晚饭后在乡间小道漫步，欣赏田园风光。

沿着新修的乡间小道迤迤而行，眼前是一个守护大棚的木屋，虽然简陋寒酸，但它周围的环境非常优美。前面是几棵枝叶蓬松的石榴树、枇杷树、无花果树，一个个红彤彤的石榴缀满枝头，犹如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傍晚的阳光下，给人一种喜洋洋暖融融的感觉。路旁大棚的西瓜、辣椒、茄子、黄瓜、西红柿，五颜六色，悦目赏心。就这么边走边看，兴致正浓时，一片荷塘挡住去路，原来已走到小道尽头。

于是驻足欣赏荷塘风光。这是个一亩大小的圆形荷塘，开满了高高低低的荷花，与我见过的几百亩一片的荷塘相比，规模、气势不可同日而语。但荷花不因塘小自卑自弃，仍然以勃勃生机、万千姿态，展示生命的多彩美丽。有的“荷叶五寸荷花娇，贴波不碍画船摇”，有的“绿盖半篙新雨，红香一点清风吹”，有的“青荷盖绿水，芙蓉披红鲜”。这些曾经入诗、入画、入文的荷花，已被古人吟诵了千百年，至今仍仍在诗书画中大放异彩。现在它们就亭亭玉立在我面前，散发着缕缕沁人心脾的清香，这真是一幅活色生香的荷花图，它是大自然的杰作，是夏天给我的见面礼，我只有尽情欣赏，随意拍照，安享大自然的馈赠。

宋人杜衍《雨中荷花》诗曰：“翠盖佳人临水立，檀粉不匀香汗湿。一阵风来碧浪翻，珍珠零落难收拾。”此诗开头两句以拟人手法写亭亭玉立的荷叶、荷花在雨后的娇俏姿态，她们少女般笑吟吟地挺立在眼前，别有风趣；后两句以比喻手法写风中水珠在荷叶上翻滚零

落的情态。比拟贴切，描写生动，给人美不胜收之感。虽然古今社会风貌差别很大，但古今乡村美好风物差异不大。乡村还是陶渊明笔下的乡村，山水还是王维笔下的山水，明月还是李白笔下的明月，荷花还是杨万里笔下的荷花，我想这就是古人的田园诗、山水诗还能引起今人共鸣的原因。吟咏着古人赞美荷花的诗句在荷塘旁流连，恍若与古人在田园风光中穿行。

乡村是荷花的美好家园，故乡水资源丰富，许多村庄都有大大小小的荷塘。鲜艳的荷花挺立在小溪旁，古道边，将乡村打扮得图画般美丽。它们是田园风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农村图画上的亮丽一笔。这些荷塘旁是一个个新房林立、翠竹环绕的村庄，村前村后还有小溪、鱼塘、果园。风景与“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桃花源并无二致。许多城里人都来乡村赏荷花、拍照、发朋友圈。这些荷花以“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使其成为洁身自爱、品格高尚的象征，荷花美化乡村，美化生活，美化心灵，带给人们一片清凉，徜徉在荷塘旁，我竟流连忘返。

回家时小孙女正在灯下做作业，看见我，嗅了嗅，问：“爷爷，你身上怎么有荷花的香味？”我将藏在身后的两朵荷花送给孙女，说：“有花在手，能不香吗？”小孙女接过花，左看看右看看，非常开心地说：“明晚上我跟你去看荷花，老师布置画一张荷花的图画。”我点点头，古语曰：“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送给小孙女两朵荷花，不只手有余香，还激起了她的一个美好希望，也算是散步的收获吧。

东山一隅

■ 杨永誌

动车飞驰电掣般经过东山一隅，久违的破笋山宛如一位沧桑的长者，赫然矗立在群山之间。

视野之中，这座山依旧安然静立。其地形地貌正如它的名字一般，破碎的山体如被巨斧劈开，险峻的绝壁似狼牙交错，深不可测的谷地仿佛一张阴森的大口，犬牙交错地隐匿于东山特殊的地理环境里。传说那荆棘丛生的山谷中，常有野兽出没，是当地村民避而远之的地方。即便在此放牧，也鲜少有牲畜敢深入其中，哪怕望见谷内青草繁茂，也会望而却步，不敢移步去觅食，好似那些青草是诱人的陷阱。

犹记得年少时，自己曾冒险深入放牧。沟壑深处，既无临空飞翔的小鸟，也不见地上常见的动物身影，安静得像被施了魔法的沉睡之地。抬头仰望那险峻的绝壁，如刀削斧砍般难以攀爬，更无藤萝攀附，唯有孤零零的岩石展露着锋利的锋芒，像无数把利刃直插云霄，且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错，将整座山撕扯得面目全非。山尖或断续的山体上生长着松树，茂密且挺直，恰似一排排坚毅的士兵，守卫着这片破碎的土地，恰好又形成与破

碎山体相似的图案，呈现出令人胆寒的形态。走进谷地，曲折蜿蜒的深谷中散布着乱石，乱石经洪水冲刷，构成两侧乱石堆积，中间更为狭长的通道，仿佛是大地裂开的一道伤痕。清澈的泉水在其间潺潺流淌，那水流像灵动的丝带，把石块洗刷得极为洁净，似乎没有会刺痛脚底的棱角。赶着的牛群巧妙地顺着水流逆向深入，撞击出清脆的水声，恰似一曲打破空谷沉寂的乐章，耳畔传来隔绝于外界的声响。

沿着山水继续深入，深谷中可见泥沙淤积，在泥沙与绝壁相连之处生长着许多绿草，更多的则是带刺的荆棘，让人无法靠近，更不敢靠近，那些荆棘就像一排排森严的卫士，阻挡着人们的脚步。杂草丛生的荆棘深处，听闻藏着冬眠的长虫或是野兽，会对外来者发起攻击。不知真假，但自己穿行于这山水流动的狭长谷地时，心中还是生出几分惧意，只能留意牛群的举动，判断前行是否安全。

当发现牛群不愿再深入，转身离开的地段，自己已小心翼翼地远远避开，手中紧握的木棍稍稍放松，心跳也

随之减缓些许。山风拂来，凉丝丝的，可高处松涛阵阵，忽紧忽慢，高低交织，又令人深感恐怖，仿佛鬼哭狼嚎般惊悚。加之牛群中有牛伸长脖子，发出低鸣，那声音像是在诉说着不安，心里再度紧绷，心跳加速，仿佛嗅到某种不安全的气息。于是，大声呼唤牛群，准备转头离开。

抬头凝视峡谷顶部的云层，似在翻滚盘旋，从洁白缓缓变成灰色，部分急转成黑色，像一个喜怒无常的巨人，正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风暴，估计有骤雨将至。那将是极为可怕的结局，想起数年前的一场暴雨，山洪从这里的深谷涌出，卷着泥沙、石块，沿着深谷相接的河道奔腾而去，像一头失控的猛兽，肆意破坏着一切。河岸较矮一侧的良田遭受了毁灭性的冲击，田边村庄的部分房舍也被摧毁。泥沙的冲击力极其凶猛，连同家园内的家畜一并掩埋，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我见云层变化，赶忙追赶牛群离开深谷，一路小跑着回到自家村庄，跑到村口，才发现自己浑身是汗。从此，我再未深入过破笋山。直至动车经过此山前，才有机会凝视和追想。



洱源西湖别样美

赵勇 摄

风过夏天

凌峰

(外一首)

洱海的湛蓝是大理的名片
有风的大理是诗歌的季节
我和你徜徉在海边
一路诗雨写满想念
或许更多的时候
想念一场雨比想念夏天更强烈
那就想念一场轰轰烈烈的风吧
清凉的夏天
谁不喜欢

在海边

自从学会了看风景
每天的心都与洱海相恋
海边走走 吹吹海风
惬意 舒服
选择海边 成了一种生活的模式

自从到了大理 再也没有想过离开
我喜欢凉爽的风蔚蓝的洱海
还有自由飞翔的鸟
绿水青山之间 我
成了过客 在海边
在家门口走一走
我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
成了大理人 真好

荷

尹树坤

淤泥里为藕 出水成莲 花开称荷
在被一场场夏雨挥霍泼墨后
小小地绽放 在村头巷尾的池塘里

花开成诗
小小的村庄 盛开了一年的翘首企盼
和浅浅回眸
纵然这天方地裁不动采莲的舟
装不下七月的流火和八月的急雨

荷始终站在目光所及处亭亭玉立
静默如诗
与游人保持着远观的距离
每每抵达 我都含笑伫立
细数那清晰可闻的呼吸和心跳

石门关

张至松

在梦里
我仿佛看见石门关
紫雾升腾
山涧水响
未看见石门关
神奇和险峻
豪放的笑容

突然站在石门关口
我惊叹
山河无恙
大自然鬼斧神工
一个神秘的峡谷
搬再多的石头
也无法阻挡一汪溪流
奔腾的步履

浅夏情思

余述祥

远处青山相拥
窗前月光澄澈明朗
折射出思念的序章
爱意弥漫
写下情诗绵绵
用来消磨情的迷惘
世界纷纷攘攘
你是唯一的月光
温柔开始流浪
直到遇见你眼里的盈盈星光
所有美好如愿以偿